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2002

竊衣

Wai Man LAM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林慧雯 (2002)。竊衣。輯於《考功集(畢業論文選粹)》。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49

Th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文學創作

題目：竊衣

學生姓名：林慧雯

學生編號：1027399

指導老師：梁秉鈞教授

香港嶺南大學

2002

謝辭

本畢業論文，承蒙梁秉鈞教授悉心指導，得以完成，謹此，衷心
感謝。

學生：林慧雯

日期：二〇〇二年四月八日

序

那年我遇上了織女，織女在漆黑的夜空遇上了牛郎；現在我寫了一個關於織女的故事，天上的織女仍會遇上在凡間的牛郎。

以牛郎織女的故事為小說的素材，嘗試用故事新編的形式在這個傳統的神話故事上發展：運用不同角度敘事，豐富牛郎織女的神話傳說；側重描寫主角的心理變化，令人物的個性更圓形。自古以來，牛郎織女故事，都是歌頌二人至死不渝的愛情。我希望在新編的故事上，除了重現他們對愛情的堅執，同時強調他們的愛情是跨越了時空的限制，然而，卻又敵不過分離的宿命。

小說最初的結構，是以現在仍拜織女的老婆婆為主線，透過她們在現實生活中仍有拜祭七姐（織女）的習俗，表現她們那一代對愛情的堅執，對照現代男女的「隨緣」式的戀愛態度。小說以兩代女性不同的形象作為比較，嘗試用兩、三條線織成一個故事，而織女的形象會呈現在故事中的人物，然後遇上她們的牛郎。但當我描寫牛郎織女相遇的情節時，卻令我改變了故事的內容，因為，當我描寫牛郎織女相遇的場面時，會運用一種比較虛擬的寫作手法，如描寫人物感性的心理，利用故事中四周環境的顏色、聲音及光線，營造故事情節的氣氛；這與描寫現實生活那種較平實的寫法格格不入，未能令小說的調子統一。在這個難題下，我最後決定刪去部份描寫現實的地方，並將小說中的女子變成同一個人——織女，以不同的形象在現實中的「牛郎」的身邊出現。

故事改動後，故事的節奏較好，而風格也比較統一。變成了一個織女在小說中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形象出現，有時是一個乖巧的女孩子，有時是像鬼魅般出現，有時又是一個被牛郎忽視的不善表達內心的女孩子，希望可以令小說保留神話中織女下凡的仙女神秘的形象及成為牛郎妻子後的賢淑的傳統女性形象；同時又在織女身上加入了現代女孩子的自覺性，以及對牛郎的重視工作更甚於她而感到孤獨的心理描寫，使織女這個人物更圓形。

此外，牛郎在故事中的性格，亦保留了神話中的牛郎那種老實、沉默的性格，但他的生活模式及過份重視工作的態度，都是典型生活在現代的人。故事中刻意減少二人的對話，希望加強他們相處在一起但又不善表達自己內心情感的齷齪感覺。讀者只能從以他們的敘事角度及以全知的敘事角度描述他們在夢境的情節中，才可以窺探他們的心理狀況。

寫這篇小說最大的挑戰是令小說的感覺統一及令小說的時間空間轉換自

然。除了每次修改都需要將整部小說仔細地重新審閱一遍，更要改動小說中的字眼，務求令小說的節奏更統一及更配合內容。從校對的過程中，我學會了以讀者的角度重新閱讀自己的小說，可以更客觀地指出小說中的錯漏。另外，要在傳統的故事上創新，便需要加上不同的元素，令新編的故事有別於舊有的神話，所以我嘗試用不同的方法敘述小說。故事的開首以「我」——織女的角度敘述進行倒序，然後以全知的角度敘述故事；另外在故事中間又會安排較多的篇幅描述夢境的情節以及以牛郎的角度敘述他回憶的片段，加強故事的神秘感覺，使故事的節奏比較跳躍，令小說的意境更豐富。

小說的題目《竊衣》的意思是牛郎織女的神話中，牛郎偷看織女沐浴及偷竊織女羽衣的一個情節。以「竊衣」作為小說的題目是因為這幕對牛郎織女是非常重要的，亦是我很喜歡的一節。牛郎因為偷了織女的羽衣，令織女不能返回天上，然後與他結成夫婦，誕下兩個兒子；而羽衣亦是令織女重返天上的「工具」，從此二人永遠分離，只能每年七月七日鵲橋相會。我認為竊衣除了是牛郎偷織女的衣服的動作外，亦是他們命運的轉捩點。

小說中，我用了頗多的篇幅描寫了天上的織女星及牛郎星遙遙相距的場景，是因為有一次我在晚上坐飛機。當我望向窗外，看見一大堆閃閃發亮的星星像恆河的沙般在機艙外組成了很多不同的星座圖。我呆看著星星近半小時，興奮的心情久久不能平伏，亦促使我寫了這篇織女星與牛郎星在天上每年相遇一次的故事。希望兩顆星星會再次下凡、重新相遇、繼續相戀以及永遠思念。

竊衣

萬籟都熟睡，青草經過一天的辛勞，疲倦地伏在遼闊的高原。風吹的方向，像一雙溫柔的手輕輕撫著草尖，讓它們安然伏向山澗，好讓它們在睡覺中吸收水的精靈。從平原一直嘈吵至高原的雜聲，吵醒了青草，有的已翻了身。

一群少女穿一襲白得發亮的衣裳，用白皙的手執著一條透明發光的魚絲，踏著甦醒的柔軟青草，讓烏黑的髮絲飄起，然後纏著發光的魚絲。她們互相追逐，串串銀鈴晃動般的笑聲在整個高原上迴盪。片刻過後，少女們都將手上的魚絲末端結上用七塊天虹色調的綢緞織成的鵲鳥紙鳶，鳥的身軀下拖著比雲絮還要長的尾巴。少女一個跟一個用手托著紙鳶，乘盛夏的風將鳥兒一隻接一隻飛上天空。頃刻間，十只二十只七彩鵲鳥躍上半空，一名少女將手抬高，帶著愈飛愈高的鳥跑向一棵樹。在掠過樹幹的一剎那將魚絲勾在樹枝上。隨後的少女從高原的四方八面湧向那棵樹，一下子，一條條白色的身影圍著樹穿梭，織出一條由樹伸延到天際的魚絲，在漆黑的天空靠微弱的光線發出異樣的光芒。

天空中的烏雲早被沉默的黑夜吞沒，星星彷彿鑲嵌在深黑的布上，構成了無數不同圖案的星宿，密集的大顆小顆夜明珠在固定的位置拼命閃爍，清不數的綢緞鵲鳥紙鳶乘風在天空中飛翔，一只跟著一只，串成一道比七色天虹還要奪目的橋。在星星的映照下，天空忽然出現一道銀光，劃過夜空。它不像流星般瞬間即逝，而是像一縷白色的輕煙，慢慢地從早已織成不同星宿的發光體的東面，漸漸靠攏鵲鳥築成的天虹橋，彷彿要置身另一邊空間，尋找溫存。

(一)

在白皚皚的房間的角落，一座已不能稱為白色的鋼琴，微微發黃的痕跡，在春去冬來的氣候留下的裂痕，透露了它在這房子中不協調的感覺。象牙的琴鍵像一排被煙薰啞了色的牙齒。琴蓋彷彿是出生以來就不會合上過的模樣，稍稍移動便發出吱吱的令人不快的聲音，使人放棄了將它關上的念頭。站在它面前的人從左手尾指到拇指按了一串由低至高的連音，輕柔連綿。最後一個高音歎了一會，音韻被蒸發在空氣中，往房子的牆角隱去。人閉上了眼，右手有目的地奏了一段旋律，是在追念剛隱去的左手奏出的音階，由急速到緩板到斷斷續續的……

他在琴鍵蓋上一塊絨布。像一道乾涸的血橫舔在鋼琴上。

「想不到你會彈鋼琴。」我坐在藍白格子的布藝二人座椅上，抱著一個用毛冷織成的坐墊。

「很久沒彈了。」他拈起一根薄荷味的香煙；在充滿紙張的桌面翻尋打火機。想不到他竟會抽煙,這種臭的熏衣草。

他深深吸了一口煙，煙像在他體內遊蕩了一個圈，然後停頓在腦袋，抽離了一些記憶，再吐出一圈圈煙，淡化了他的輪廓。

「你介意煙味？」他將煙往身後吐。看著我釀在耳朵上閃閃發亮的珠。

我輕輕把頭髮挽在耳後，走到酒櫃前。

「可以喝酒嗎？」我拿出一支南澳洲的紅酒，這種葡萄我嚐過，有著迷醉的香氣，我不大懂得用理智去鑑賞酒，不喝下去，我從來都不能相信它是不是一定好喝。

他在銀製的、像碟子般的煙灰盅上按熄了半枝煙，從地上拾起被我丟在地上的毛冷坐墊，輕抖了一下，扔在布藝沙發上。

「讓我來。」他的開酒器很可愛，合上時是一只芒果。這些玩意是女孩子的心思？還是現在的男孩子也不怕愛上這些花巧？

他將酒塞扔在我的手中，我往鼻前一嗅，木滲進紅酒的香氣，酸酸的，在鼻內蒸發，滲入了鼻腔內。

紅酒酒樽斜斜的順著杯子的弧形流出殷紅的酒，他修長的手指挾著酒杯下端；像執起少女的白哲通紅的手指尖用他豐厚而端正的鼻輕湊少女的體香，總要閉上眼的。手指搖擺一下，酒的水平線晃動幾下，酒掠過的地方，鍍了一層薄薄的紅霧，若斷若續的流回紅得發紫的實色中。

我雙手撐著櫃子，彷彿看到光亮的柚木地板上踏著無數的鞋印，彷彿有時是碎步走路的細細足印；團團轉的舞步；快板的、慢拍的；有時是踏過雨天的街後凝結了泥巴的鞋，但數量不多，多半是停留在某處，換下了再穿上別的。

長長的影子，有兩條，不同的折射，淡淡的頭，在重疊的位置特別濃；肩膊和身體也模糊一團，手的位置，沒有明顯的長度，我舉起了右手，裝作伸了一個懶腰，認出了自己的手，摸了他的頭一下，撫了他的臉一把，然後在模糊的部份停留了。

「你在幹嘛？」他已倒了半杯紅酒，兩杯。

我將酒放在眼前，只見到酒的顏色淡淡的，不如遠看般深沉。杯外的東西都失去了線條，只看到一個大概。現代人的繁忙，很多複雜的東西都未有空間讓他們消化一個整全，只能指染一個大概。

我將牙咬在杯邊，讓酒慢慢滲進，讓舌尖先品嚐酒的酸度。酒滑遍了舌的兩旁，咽進喉嚨的酒如冬天擁著棉被的肌膚，令人感到溫軟。酸的過後，才會覺得甜味濃郁。

甜極了，又有點辛辣。

他這一口酒喝得急了，臉有點紅，杯亦只剩小半。他開始說他研究的話題。他的眼神不同了，他看的不再是紅色的酒，白色的鋼琴，在黑密密的書架上，他搜了一遍。在凌亂的巨著和評論中，他招架得來，有條不紊的說出它們的位置、重量、質地，連頁數也幾乎洞悉了。這種自信，我從來未見過。從前的男性只懂得日出而作，流了一身汗，滿足地說著今天的收成，吃過飯便呼嚕呼嚕睡去。很少人會在年青時便長白髮，亦不會鎖著眉頭。他這樣子，有另一種魅力，但又很陌生。

瞥見他左手閃了一下光，那可以是飾物，亦同樣可以是脫不了的東西，也許是無甚意義的，又可以是一個說不出口的難處。

眼角不知怎地流出了淚。我看著他的面，有點鬚根，有些老實的金絲眼鏡，他細長的眼裏不住黑色的瞳孔。

他的手輕輕的撫著我的頭髮，撫了又撫，使我不住的點頭，使眼淚汨汨自下巴滴在心口的一顆痣上。

手，停了動作。

我彷彿聽到房子又響起琴音，精靈從鋼琴躍起，往牆角拉回瑟縮一角的、匿藏已久的琴音。琴音在哭，無聲的，只有流過毛孔時發出了皮膚被

濕潤的脆弱動靜。餘音被壓得分辨不到音階，更遑論有和弦。精靈卻吻了這音，精靈真能聽懂失落的呢音？還是他只是偶爾經過？

太靜的空氣，令耳際響起迴音，是沒有聲音？還是幻想出來的音韻？

地上的影，看到了兩條分離的影。

他猛力拉了我的手，我跌在他的懷中，跌在他的吻中。他吻了我的淚，癢癢的，有點刺痛。他的眼神像演奏著莫札特的樂章，在我的額上、面上、眼上演奏著，我聽到我的音樂，一大堆的音符爭先恐後的在左腦飛向右腦，看不到、捉不著，這音韻的節奏。

他音樂，是一片廣闊的音階，強而有力的演繹，彷彿已重演過百千遍的樂句模式，重複的引領我，蓋去了，隱去了我雜亂無章的旋律。

回到最原始的音階上；

「D O……」

精靈，在琴弦上存在著，與指尖煽動的失落，緩急輕重地互訴著。被忽略的和弦正安慰軟弱的無名指。兩掌在琴鍵上抹出連綿流麗，但，沒靈魂的樂章。

主導的旋律卻不欲止。

喘不過氣了，像不假思索的渲洩；和弦，也險呼應不來。精靈暗暗嘆氣轉動著清澈得幾近透明的眼眸，凝視著這雙手，他跳出琴弦，飄落在掌心，痛惜地輕吻拇指與尾指之間的傷痕，無名指在他吻下來的鱗光閃爍下激動地按了一個音符……

「D O……」

單純的音韻在空氣中盪迴不去，是最原始的音階，最基本的一個音。

琴鍵，似乎仍在震動。

我實在有點彷徨。他熟睡的臉，彷彿是我每晚都靜靜看著，在夢醒後，仍然掛念的人一樣。他也會這樣，用可以包裹我手掌的溫暖手心，緊緊的扣著我。

(二)

和諧的白色，兩個黑漆發亮的直角剛好與牆的直角拼合。書櫃的深度、闊度可以容下數百本書籍，穩穩的坐落在紅木書檯旁邊。書櫃最頂兩層外國名著及理論：海明威、卡夫卡、弗洛伊德、艾略特……整齊的，按字母排列，比起圖書館只多了一層薄膜似的塵。往後是魯迅、徐志摩、張愛玲、郁達夫、巴金、唐宋詩選、西遊記、字典、印刷品……有點混亂，有些更橫在豎立的書上，書亦多有記號，只是每本都用透明膠紙包了書皮。

她，長直的秀髮末端，有點卷曲。手是圓圓的，豐滿的。她拈著一只針在縫。一針一針，一行一行，可愛的花紋，卡通人物，都織在上面，她輕哼著孩童時常聽的歌謠，模糊的歌詞，音律緩慢的，令人聽著聽著便會昏昏欲睡。

「傻妹，買一個不是更快嗎？」他拿著一罐汽水，一罐減肥汽水，坐在她的身旁，吻了她的面頰。

她靜靜的笑，手上手下，黃色的毛冷穿在寶藍色的底色上，是野菊花的圖案。他輕撫她長長的，黑油油的直髮。然後他埋首工作。

生活中有了一個體貼的女人，可以免去囿於生活煩瑣的事情。有時候，工作到深夜，實在希望有一杯熱騰騰的咖啡，一碗能滿足胃口的麵端在桌上。她在人前總是對他千依百順，他最滿意她乖巧的舉動。然而，他仍未從獨身的生活適應過來。生活中多了一個人，他不習慣。尤其是他工作的時間不定，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模式，令他無所適從。但她對他的照顧是那樣專注、細心，亦沒有任性的要求。他沒辦法挑剔這樣的一個女人。有一次，他工作至深夜，忘記了她在等家吃飯，她沒有埋怨他。到底，她是否真的這樣善解人意？他開始懷疑自己。

他伏在書桌上，怔怔的看著她在做手工，彷彿，她離開自己很遠，很遠。

她將最後一針打了結，將每一針都用針輕輕拉好，每一針的鬆緊都要一致，顏色的配搭都非常講究，仿如一件精緻工藝品。她的手巧，跟她謐靜的外貌一樣吸引。他自從第一眼，好像便知道她的內蘊似的。她小心的將坐墊放在椅上，又著腰，將坐墊放在的中央位置，又看了一會，然後又放在扶手的位置，滿意的笑了。潔白的屋子裡，掛滿了工藝品，十字繡掛畫，竟可繡上一片色彩斑斕的花圃，圍著西湖，上有十三寶塔，碧綠無瑕，在荷花池中更有採蓮的人在撐船。另外並有活脫脫能飛躍的兔子掛在畫上，兔子後面有嫦娥在桂月中起舞；富民族色彩的

布藝杯墊，鴛鴦分成兩塊刺繡，湊成一雙；被套上的十二生肖圖案，栩栩如生，也出自她那雙巧手。

她這樣做手工的樣子最是吸引，他會看上很久，才開始他的工作。從來，他都不愛多說話，直至她走進他的房子，亦不大過問她的事。可能給她一個安穩的生活，已是他表達內心的方法。

(三)

他在上環租了一個小舖位，售賣手工藝品。店內的作品都出自她的巧手。每天，她都在穿針，無論是在舖中，還是在家中，她也抽空製作。她的天賦像一個無底的深淵，從來沒有重複的作品，她是有無窮的創作靈感，還是她想在手工藝品上織出另一重意義？她可以製作那如白髮三千丈的山河、幾乎要逃離四方形的麻布般，一躍便是一丈的駿馬圖案，亦有用肉眼也難看出針步的十字繡，繡下了無數紫色小花的圖案，製成了小指頭大小的小香包之類的小玩意。只是，最多的，都是不同類型的花簇，襯著變幻的夜空。

她穿針不斷，他亦一直埋首工作。

她白色的長裙，被雨打成半透明，像從水中撈起來，還沒拭乾身體便穿上衣服的模式。她手拿著大包小包的，是汽水——他愛喝的；是即食麵碗麵——他不愛煮飯，萬一她沒有空作飯，他也可以弄點東西吃；是濕紙巾——連喝一口熱茶也會流汗的他，尤其是夏天時，他總愛用濕紙巾抹去面上的粘搭搭的感覺；是日常用品——他一向都忽略了的家庭必需品。

「這麼大雨，叫我一起去嘛。」他拿著大毛巾，是粉紅色的，擦著她的頭髮、她的面、她的身軀。她脫下鞋，他抱她到浴室。蒸氣昏昏眩眩的，從鏡子中看到兩個人。她脫下白淨的素衣，潛入浴缸，烏黑的秀髮扇狀散在水面，像沾濕了羽毛的鳥兒嬉水。她的面紅撲撲的，閉上眼睛，似乎很享受這種水溫。他拿著濕搭搭的衣服，看到水珠滑過玉雕的肌膚，他呆呆的看著。她又再哼起一些熟悉但不知名的歌謠，他的手把衣服拿得更緊，不其然的吹起口哨，應和著她的歌聲。天籟人籟的聲音，他記起了她吸引他的雪白。她微微起伏的心跳觸動了散在水面的烏黑，他踏前一步，想靠攏她的臉。她的眼珠一滑溜，盯著他的手，抬頭向他淺淺一笑。他感到自己褻瀆了水的潔淨，他拿著衣裳拔足便逃。

回到房間，他將她的衣服平放在床上，然後躺在衣服的旁邊，不知不覺睡去。

(四)

她在夢中看到屋外的大草原，開滿了紫色的花，花內裡是深紫，伸延到花瓣時變成淺紫色。一串串相連著生長在綠得像喝下一口清澈的山溪水般爽朗的翠草上，印出輪廓，不同的顏色，才可分出不同的物件，才会有物的線條、邊界。風吹來一片烏雲，草原回復翠綠。是花全變了綠？還是紫色的東西消失了？她呆呆的望著眼前曾經對比鮮明的地方只剩下單調的感覺。她隱隱覺得色彩的調子是自然的規律。

她看到他坐在一棵松樹下，好像一隻螞蟻在專注的搬運準備過冬的糧食，他的瞳孔只在左右轉動，有時會靠攏在一起，有時隨螢光筆的記號拖慢了轉動的速度。他的側面很好看，鼻的線條沒有令人難過的凹凸線條；脣下亦沒有令人卻步的尖削下巴，頭是猴子型的圓渾；頸保持挺拔，彷彿是習慣昂首人前的態度。他的坐姿有點造作，左手支撐著下巴，右手捲著書，左腳曲起，右腳平放在草地上，鞋尖左搖右擺的享受看書的閒逸，又像是準備隨時讓人看到這吸引人的模樣似的。每次碰見他，他只會拿著書看，他是一名書獃子？但他又會拿出一根香煙，拿著煙蒂嚇唬地上的螞蟻。他忽然在她面前站著，她連忙蹲下翻開草，捏著紫色的花蕾，她爲了這偽裝的發現而興奮。

夢中的她，回到了從前。她在水邊洗澡的時候，感到他在樹影下凝望她裸露的身軀。她就是不正眼看他，亦可感到他灼熱的慾望。是否樹的精靈引領他，來窺探她的雪白？不知怎地，她不覺得害羞，在水中輕哼了孩童時聽的歌。她全身浸入碧水中，直到沒頂。他看得目不轉睛，彷彿忘記了自己是在偷看。她從水中出來，紫色的小花貼在她濕潤的髮上，她在嬉水，但在視線的邊緣仍有他的傻模樣。她在夢中看到自己三番四次佯裝洗澡、嬉水，好像根本不察覺有人每天都伏在同一位置看她似的。她對他產生了感覺。她亦不明白自己爲什麼希望照顧這個平凡的人，可能是她覺得他需要自己的照顧，縱使他只是平凡得如一片草地；而她需要的，是一個待她真心的人，廝守終生。

回憶是愛，一堆的燦爛歡愉，蓋去舊有的傷痕。一股酸溜溜的血湧上心。這些破碎的感覺仿如數個世紀前的事。

天上的烏雲散了，草越發翠綠，紫色的花，需要綠葉。紫色也沒有想過自己需要什麼，只是一直以來綠色都襯托著。紫色沒有想過失去綠色，世界會否有改變，雖然綠色確是令自己生存得更燦爛。綠色的自然力量，軟弱得可以折斷；亦可以堅強得鞏固土地。風吹過，四周都包圍著聲音，紫色的花有時會改變草搖擺的方向。由遠到近的聲音，掠過她和他之後，又由近到遠的響起。紫色的花疲倦的時候，捲起來，變得比綠葉還小、還綠，躲在綠色中。

(五)

她熟睡的樣子像一個小孩子，她有時在睡夢中也會笑，他將她稍亂的頭髮埋好，在她的額頭吻了一下。他把門關上，他每次在她睡覺後才工作。這樣才可以專心工作。沸水的蒸氣聲煮成一杯紅茶，淡淡的，是那高貴格調的素材，令自己的胃部有種被安撫的舒適。他咽一下涎沫便喝下整杯不燙的紅茶。

他瞪大眼睛向窗外望，左手點著煙，吸了一口，吐出。有一股無助的煙圈，他又開始盤算著從不爲人道的說話。有時會輕點一下頭，又會咧一下嘴，卻沒有笑容。只是偶爾咧一下嘴，給一個嘲諷自己的所謂笑的嘴形。他能力範圍可作的事有很多，從來只會做不完，很少有打擊他自信的事出現。到底他心中想什麼，從來也不爲人知，他覺得沒必要告訴別人。

窗外的大風雪，旋轉的圍著大鐘樓，沒有一大片六角或八角的雪花。像一群蝗蟲不斷左竄右轉搜索獵物，雪花片根本不懂辨認方向，然而當它們四處遊蕩，每撲上鐘樓上的時分針，便像正極遇上負極般游開，儼如有股生命在控制了什麼東西。黑色的背景，微細的白色的細細模糊，團團圍著板起臉的圓形大鐘。他瞪大細長的眼睛，推開窗，雪不斷靠攏他的臉、眼、口、鼻，好像與他一見如故。

天上的雪與雪之間，有些特別明亮的東西閃了出來，有三顆發光體連在一起，不遠處有一顆特別明亮的，它們是靜止在黑夜中央，卻又不斷閃爍、顫抖。這場大風雪是那特別明亮的大顆閃爍流下的淚，沒有東西比它更愛雪白綿綿的淚。他吸吮著空氣中的寒氣，他看到她的嘆息。她的瞳孔隨忐忑的吸呼變化，越來越可怕的哀號，雪似乎要覆蓋了世界。她想念著，眼淚的作用只是覆蓋，重新掃上茸茸的皚皚的，只消一根羽毛的重量也會下沉的顏色。他也想念她，如輕煙消失的她。

(六)

他整個人躺在雪地上，雪滲進了耳孔，他熱暖的身軀向下沉，後腦有點發麻，五根手指箝在雪上，趾跟也像開始脫落。如果合上了眼，失去了知覺，也並不覺痛吧？刺眼的光，使他睜不大眼睛，他張口吃了一小撮雪，很鮮甜。比起開始發白的頭髮還要耀眼的雪，他有點酸溜溜的。天空沒有雲，亦沒有太陽，只是很淺很淺的粉藍色，從左眼角到右眼角都是同一種藍。他看著、探著、描劃著黑夜中的天空，星星的分佈位置。有一顆無論任何季節他都可以看到的星星，他一抬頭便可以認出它的位置，每次他都凝望著她，直到忘了形。在這陽光明媚的日子中，他竟能淡淡的認出她的影子。若他想見的時候找不到她的位置，他一定會想念她。他這麼認為。會掛念一顆星，實在太匪夷所思了吧！他是一個極度理智的人，沒理由會對星星這樣著迷。

翻了一個身，一片的雪白，末端有稀疏的樹幹，忽然有一隻深綠色的眼眸閃了一下，雪白的面頰像冰一般晶瑩，只欠了一點點血色。他定神看又不見了蹤影。這種眼睛，好像傳說中存在的精靈才會擁有。他小時候聽過這個傳說，但又記不起細節，依稀是天上的神女因犯了事被變作精靈，他真的忘記了。

他拿出口琴，吹了幾個音階，沒有規律的節奏，只是隨意的發了幾個音。他在這大片雪地上，彷彿自己被困在一個隱形的空間中，聽到從口琴發出的音樂，同時又隔離了外面的世界。忽然又下起雪來，雪像微細的塵埃，從天空到地面掛滿了一串串，只有落在鼻尖上時，才察覺雪真的在飄落。她又出現了。她雙眼正視著他，不是驚慌，沒有興奮，沒有感情，只是純白的看著他。她的頭髮很長，佈滿了雪。身上只是一片白茫茫，若有若無衣服。他有點狐疑，有點害怕，但又不想離開她的凝視，因為他覺得她沒有惡意。她忽然轉身向著身旁的雪人，用白皙的手將雪堆在未完成的雪人身上。她沒有穿上寒衣，但可以在這種天氣、這片雪地上堆雪人，難道她不怕冷？

他在袋中取了一根香煙，手套很厚，點火的動作很遲緩。他吸了一口，白煙連熱氣吐出，溶了正在飄散的雪。雪人已堆好，她卻不見了。

他走在雪人的面前，看著兩個球體連在一起，他拿了三根香煙替雪人加了眼和口。將駱駝色的圍巾圍在雪人頸上。他覺得自己像一個小孩子。他站起來準備離開，卻發覺她仍站在他身後，天真地開懷笑。她手上拿著樹的枯枝，造了雪人的手。脫了頸上的圍巾，很巧手的結了一頂帽子戴在雪人頭上，她竟吻了雪人一下。他獸獸的看著她，只覺她並不是凡人，她深綠色的眼，看到他的注視。她輕輕的扣著他的脖子，吻了他。她牽著他的手，放在她的衣服中，他沒有反抗的意識，只是將手輕輕貼在她溫暖的身體上。她的心跳很平靜，像在舉行一種儀式的神態。他摸到一顆很冰凍的東西，他不其然的握在掌心，這顆珠有點微微顫抖，有股暖氣旋轉的圍著他的掌心轉動。她從他手上拿去那閃亮的珠子，有一條銀色的鏈穿套在他的無名指上。他看到她全身都是雪白色，在相襯起來帶點泛黃的陽光下，她像一個發光體。不知為何，他知道她又會再消失，而 he 會掛念她。

(七)

我再醒來的時候，她不見了。這像是一場夢，但雪人在我身旁，而我的圍巾仍然掛在雪人的頸項。雪下得兇了，天色也開始沉。我走進吉普車，開了暖氣，

準備離開。因為我有種莫名的忐忑心情。剛才的我根本不是自己，那女孩的眼神奇特，看久了，我一定會迷失了本性。不過，她竟可以令我身不由己的作了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最荒唐的是，我竟然滿腦子都是她。雖然我不大信相鬼神，但是，她是人是鬼是神，我實在很難判斷。怎可以惦念一個幻象，太不切實際了。

從小開始，我每次抬頭看著星星的時候，都感覺到自己變成了另一個人。有時我會懷疑自己是否工作壓力太大導致有雙重人格、精神分裂諸如此類的毛病。工作的壓力，根本不容許我胡思亂想。然而，她確實令我有怦然心動的感覺，她好像有意挑逗我，或許是要引起我的注意。但當我抱她的時候，又有種不可褻瀆的感覺。

我在酒吧裡開了一瓶紅酒。這種酒喝下去便立即滑進喉嚨。香甜的味道，我又想著那女孩。如果她再出現，我一定緊緊的抱著她。

喜歡一個人的外表，到底算不算是愛？我完全不了解她，便希望與她一起，是否太盲目？這種事如果讓我的朋友知道，一定會取笑我。但這是我與她之間的事，不用理會別人罷。不過，我會否再見她又是另一回事，她是否願意跟我生活又是另一個問題。我不能一廂情願的，我應該停止這些不切實際的空想。

我在三小時內灌下兩瓶紅酒，吃了兩碟椒鹽雞翼。眼前的酒杯差點便浮起來。我看到自己的手指閃閃發亮，在無名指上，有顆不是因折射光線而發亮的珠。對，是那女孩給我的。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要自己冷卻下來。然後，我又開了一瓶紅酒。

她在雪地上，讓我躺在她的身體上。她流著淚，淚結成了冰，我拭去她冰冷的淚珠。吻了又吻了她，她在我懷中發抖，一直沒有說話，只是擁著我，像要進入我的身體般。我睡著了，靠著她，有一種很安全、溫暖的感覺。好像什麼也可以放棄，要是她可以這樣躺在我懷中，什麼也可以放棄。

「先生，你是否喝醉了？」原來又是夢，到底是不是夢？我的懷中有被她秀髮騷得癢癢的感覺。

眼前的女孩子像一個學生，昏暗的氣氛下，她的眼眸好像懂得發光。我的模樣一定是十分狼狽。

「你沒事嗎？」

「可否跟我喝一杯？」這樣子跟女孩子說話，很久沒試過了。

她坐在我身旁，喝了半瓶紅酒，聽我說了一小時的話，有關星宿的傳說、起源，這些我在研究的內容，她不知道是否真的懂得我所說，只是她很用心的聽，我感覺得。

然後，她駕我的車，走進了我的家。

(八)

他喝了很多酒，他的樣子像在發洩。用上好的酒品嘗痛苦，太浪費了。他不像夜夜買醉的男人，要以酒來麻醉自己，是什麼滋味呢？

身邊一陣吵鬧聲，我喝著酒保調給我的酒，很難喝。我最怕這種椰子混甜酒的味，像小時候喝漿糊般的藥水。我慢慢用飲管一滴滴滲進舌旁，多難喝也不好浪費，況且我不忍心傷害別人的自尊心。

酒吧進入了歡樂時光，有一個琴師彈了幾首巴哈、舒伯特。我以為用三角琴彈奏才是最令人賞心，估不到在這種環境，用最適合的樂器——電子樂器演繹古典音樂也別有一番味道。

他彈了一首又一首，四周也沒有人注意他，沒有噓聲，亦沒有掌聲，只有我微微向他笑。這時刻，音樂好像是為我而奏。我閉上眼享受這種優越感。固然，琴師沒有朝我看上一眼，一個穿恤衫牛仔褲，束馬尾的女孩子，一個五官只能稱為端正的女孩，一般的男性都不會注意，也沒有人會用歌取悅我。

那一早已喝醉的男人，不知從時又清醒了一點。他的樣子有點眼熟，是在什麼地方看過呢？他的樣子，他的側面很好看，鼻的線條沒有令人難過的凹凸線條；脣下亦沒有令人卻步的尖削下巴，頭是猴子型的圓渾，他的樣子很有自信似的。他又開了一瓶酒，將酒倒進杯子。酒樽擱在酒杯邊，流了半杯倏地停下。閉上眼在聽著琴師彈奏了首歌。這首歌的調子很純樸，像一首可以唱的歌。親切的感覺從小便常聽的童謠一樣。

我閉上眼，想起了一個夢，從小便夢到的夢。我在夢中變得很動人，頭髮像未被吹散的蒲公英，只能承受微微的涼風，很溫純的飄動。裝滿淚水的眼眸，瞳孔像浮在清澈的碧水上。身上像沒有穿上衣服，發揚的白色紗絹貼在身上，感覺到風在肌膚上滑去的痕跡。這兒只有風、草、大地和陽光。閉上眼睛，只聽到遠處傳來的山歌，是鳥兒鳴叫，一下一下的將身飄起了。

我看到深邃的峽谷的極盡底處是一條急流，一直竄流到末端的大瀑布。看不見河床的水流，一條條的雪白水流不斷撞擊石頭，濺起無數水花；無數巨浪又拋起了一疊一疊的浪。一條起伏不定的急流，在閃閃發亮，一顆顆的珍珠從河床被捲起到水面，然後又再拋回底部。閃出來的珍珠白，在深不見底的黑谷底流轉，若隱若現，隔開了兩旁的草坪。一邊的草很綠，不長不短的草整齊排列，一起隨風的方向擺動；另一旁，掛滿了紫色的花。小花葉子像青翠的羽毛，像披著羽毛的仙子，以紫色的花作襯衣。遍地的仙子在散花，令人心眩神目。一陣風吹來，我飄落在紫色的花上，沉入了紫色的水中。衣服透過了紫色花變得涼快，脫離了我的身體，在花海中。我感到身體也慢慢麻醉，感覺不到身在水中還是在花中。在夢中，我嗅到花的味道，不特別香，但令人變得釋懷，可以抽離了記憶似的。我抬頭看著沒有邊線的天空，吸一下花的氣味，可以肆無忌憚的閉上眼睛，不會有人來打擾。我聽到風的吹拂，我彷彿跟花一樣順著風在擺動。我聽到精靈的歌聲，隨空氣飄送。它們的音韻是單調而悅耳的連綿音節，很微細的聲音，但不必費心神聽畢每一個音階，也可以感受到動人心扉的拍子。音調忽然加速了，我感到紫色的花的動作有點慌張，他又來了。

他的側面很好看，我常常看到他的眼睛，很闊的印堂和眼眶。他每次都是直視我的一切，毫不忌諱。紫花慢慢隱起來，長出了青綠而細長的草。很茁壯的草，呈長尖狀，厚厚的遮著我裸露的身體。他在草縫中間用拇指和食指用手捏緊樹葉的兩邊，看著我的身體，吻出一遍又一遍的歌。茁壯的葉子在他的唇上不斷震顫，尖銳通徹雲端，低沉至花澗下的濕土，是天籟。我又可以隨意的哼著歌，唱的內容我不懂，但令人感覺舒服。

他吹奏一首歌後，又會再靠攏我，拿起葉子又吻下去。節奏由緩板到輕快到敲擊跳躍，我的歌聲漸漸與他變得合拍。他的樣子很眼熟，他原來已靠得很近。我感到他呼出來的氣息。心頭一震，向後踏了步。這一步令我的腳踝隱隱作痛，失去重心的整個人坐在草上。我看到我的衣服掛了在一棵草上，一顆顆長滿了倒勾的果實掛在我的衣裳上，原來是這種花的果實偷竊我的衣裳，令我不能離開這草坪。我伸手想拿回我的衣裳，天忽然像關上了燈的房間一樣，我什麼也看不見。我的手按著地下濕潤的草，緊緊的抓著。在漆黑中，我仍未能看到任何東西，懼恐的感覺使我聽到身後窸窣的聲響。我抓了一把濕漉漉的草，忽然有一雙手我抱著，我像癱瘓了一樣，不能動彈，只將滿手泥濘的手放在他的手上。這個人的手很粗糙，我像撫摸著一塊牛皮，很堅韌，他是不是那些慣在風雨中生活的人呢？過了一會，他仍沒有作聲，只是繼續緊緊將我扣著。我坐在冰凍的濕地上，開始覺得冷。他的手很溫暖，令我不其然的慢慢將頭靠在他的身上，像躺在一個熙日的草坪上。在夢中，我竟會睡了。然後我便會醒來，發覺自己坐在床上，好像仍感到夢中的人在擁著我，許多時便會這樣坐著、坐著，直到被擁的感覺消失了，

才會躺下。有時，又會眼睜睜的待到破曉。

(九)

初夏的黃昏，她坐在舖內，落地玻璃的櫥窗被雞蛋黃的日落泛成金黃色。她將手中的東西擱在几上，伏在紅木製的桌子上，看著隔了一層黃光的行人。穿著西裝的男人，他拿著電話飛快地走過，沒有看她一眼；然後一個拿著滑板的少年，正吃著雪糕，瞄了她一眼；三個打扮前衛的少女在悠閒地走過，她們在櫥窗前大呼小叫，她在窗內也隱隱聽到她們尖銳的聲線。她看著天暗下來，想著他，想著自己。

門打開了，一個老婆婆走進來，她立即坐直了身子。婆婆將店內每一件刺繡都看了看，然後拿起一塊坐墊放在眼前細細的看，還用手抖震的摸著凸起的線。婆婆看了近半小時，她站起來走到婆婆的旁邊，婆婆轉頭看著她。她感到一陣莫名的興奮，彷彿有人細讀了她的心情般。

「都是你造出來的？」婆婆的語氣很祥和，她的臉有點紅，點了一下頭。婆婆口中喃喃的說了些話，她的皺紋差不多已蓋過她真正的樣貌，本來瀑布般的白髮盤起了髻。婆婆的眼神是清澈的，略帶碧綠，彷彿一個發光的夜明珠，相信她在少女時代一定十分迷人。

婆婆用手溫柔的撫摸她店中每一件作品。她沒有作聲，只是跟在婆婆的身後。從來沒有人會這樣細緻認真的閱讀她的作品，至多是讚歎她的手巧，欣賞她的細心或佩服她的專注。但沒有人會細意留心她每一件作品的規律，察覺她的內心，窺探她內心的變調。

窗櫥已變成一面鏡子，看不到廚窗外的世界，她看到鏡子中只有她和婆婆二人站在她的刺繡的中央。婆婆看了最後一件作品，是她未完成的成品，放了在几上。布上的圖案繡了一位少女，少女的臉蛋很美，只是空洞的眼眶內還未繡上眼珠，仍是一個美麗的軀殼。婆婆用碧綠色的線在微黃的燈光下穿針，晃眼間，布上的少女的眼神，那神秘而吸引的眼神直透她的內心，她好像感到少女便是自己，一個希望得到幸福的眼神。

她看著婆婆的臉，眼淚不自控的流在手上的少女上。她的胸口開始抽搐，每吸呼一口氣都斷斷續續的、像要窒息似地喘息著。一大片酸溜溜的淚將她的身體軟化，她連鎖骨也變得酥軟無力。她任由一顆顆的淚劃過她的面龐，那根本毫不起眼，而又平凡的臉，將一片暗啞的白色鍍了一層晶瑩的濕潤膜。一種似曾相識的孤寂，彷彿置身一個沒有人的世界上，變成

一個不能說話的啞子。四周也是黑暗的影子圍著她，她明明知道世界是彩色，亦有很多歡笑聲，但她只在黑暗中沉默著。她感到自己哭的聲浪反射了牆壁進入了自己的刺繡中，她看著自己的刺繡，流著淚。

她想起了他，而店中只有她和婆婆。

她寫了一張字條。

店內的燈關上了，門亦鎖上，只是來不及放下拉閘。

(十)

他坐在窗邊睡著了。他昨晚想起了從前的事，覺得不可思議。世上的事許多時都匪夷所思，可能是人想知道的事情太多，或是事情根本是很簡單，只是人將它們複雜了。

他的身上蓋了一件毛衣，桌上有一碗煮熟了的通心粉和一碗湯。他走進廚房將湯溫熱了然後和通心粉一拼吃掉。他吃著暖和的宵夜，喝著咖啡，忽然，他想擁著她。

他到了她的店舖，沒有下閘，店內漆黑一片。他用鎖匙開了玻璃門，開了微黃的燈，他沒有看見她。他喚了數聲，也沒有回應。他看到几子上的刺繡，他的思想彷彿如頓住不能流轉。綠色的眼眸，是他最熟悉的。他拿著濕潤的布，用手撫摸著布上少女的面，那種凹凸的線條，他感到線條的紊亂，交織出來的少女面貌，令他有種酸酸的感覺。少女的面龐很模糊，談不上美或醜，刺繡上卻透出了美麗的氣質，可能是一種熟悉溫馨的感覺使然，他像知道少女的樣子是怎樣。他看到綠色的眼眸下的一大片都濕了，有種不安的恐懼罩住他的思緒。他看到一張字條，應該是她留下的。上面沒有寫字，只是畫了一個笑臉，笑面的眼是兩顆亮晶晶的大顆黑眼珠，一樣的大小。笑著的字是完美的半彎向上翹的形狀。太完美的笑容，令他感到齷齪。他坐在地下，抬頭看著她的刺繡，一幅又一幅的，像在跟他說話。

他將所有的作品都仔細的看了一遍，他想起一些旋律，左手開始有節奏地在地上敲起拍子，待右手奏起音調。他彷彿眼前有一座鋼琴，他的音樂，和應著他想念的她和從前的她。三種媒體在他的腦中交織在一起，他感到三和弦可以湊合她們二人，他的腦海變成了白茫茫一片，左右手的旋律變成了段不同的調子；一段溫柔宛約的小調配合深刻澎湃的大調，他的

腦袋將兩種元素混成一首他愛聽的曲子。精靈在暗暗嘆息。他現在演奏的樂章，重演了他的靈魂。一首廣闊的音階，流露了連綿的音符，他強而有力的手腕穩健地著急促熱切的情節。他演繹的音樂令店內的東西也搖搖欲墜。精靈在牆角隱去了，頭上的星星也搖搖欲墜。月亮不見了，星星閃得更兇。

(十一)

她跟婆婆走到山上，那兒開滿了紫色的花。花的形狀沒有什麼特別，只是她覺得似曾相識。花佈滿了整個山頭，她感到很親切。走了不久，有一棵很巨大的樹，樹的根很粗壯，凸了在泥土外，樹的根都連在一起，跟樹上的樹枝一般。她們坐在樹根上稍稍休息。她抬頭看到樹上勾了很多風箏，奇怪的是，全都是鵲鳥的圖案。她感到腳踝有點癢癢的，拉起褲管一看，襪子上掛了十多顆長滿了小勾勾的乾果實，那些曾經在夢中偷去她衣裳的小東西。她正想一顆一顆從襪子上摘下的時候，婆婆說這種果實叫「竊衣」，會附在人和動物的身上，希望藉此傳宗接代。天地萬物，生生不息，她好像明白了什麼似的，看著這些果實，她覺得要負起責任將它們送到安全的地方，所以脫下了襪子，往草綠的地方拋去，希望它們在綠色的地方躲起來，再長出紫色的小花。

她們來到一個古老的村，在一座古廟在古村的正門，牌匾是「七聖仙娘廟」。廟的門口有很多一盤盤的草，草圍著生長，有些草比較長的便用紅色的紙圍著，每一盤草的中央位置都留空了，並放了一個小杯子，杯子上有一盞油燈。婆婆帶她進了廟中，廟中有七座仙女肖像，她覺得站在中央的仙子特別有神采，而且好像在看著她。雖然是雕像，但這些仙女如真實一般，煞有氣燄。廟中的長桌放了很多東西，有七份水果、齋菜、小食、酒杯，七彩的棋子餅，包山仔等，還有一些很別緻擺設是用白芝麻砌成的。正當她在欣賞這些東西時，婆婆嚴肅地給她九根香燭，她上香後，婆婆又給她一個如面盆大的圓盆，上有很多小玩意。有胭脂水粉、手帕、鏡子、很多少女用的頭飾，還有衣服。她的腦海中閃了一個形象，自己身穿著這些衣服，頭上戴了七彩的飾物，在水盆中梳著烏黑的長髮，用胭脂水粉塗上天虹的色彩。

她定了神後，將婆婆的指示走到廟外的一個山洞。洞的外面長滿了七種顏色的花，黑夜中，洞內竟然不大暗，原來內裡放滿了剛才在廟外的草，每一小束草都扎上不同顏色的燈，在洞中開滿了燦爛的燈飾。她將盆放在一塊石頭上，婆婆用一個盆在洞中的溪中盛了半滿的水，她用手勺起了一些水送進口。清涼的水有種香草的甘芳。她有種衝動，想脫光了衣服在溪

水中沐浴。

洞外的嘈雜聲吸引了她。她看到一群少女身穿七彩的衣裳在玩耍。她們的衣服好像是古裝的，闊袍大袖，腰間束著絲帶，裙襬長到腳踝。少女們都是頭上梳髮髻，她們熱情地拉著她的手，讓她一起圍在一個水盆邊，水面有一層薄薄的膜，有一名少女用手上的針丟在水中，水面上慢慢形成了一朵像花的圖案，少女們都起哄拍掌。那丟針的少女漲紅了臉，但掩不住興奮的表情。之後不斷有少女丟針入水中，水面有時會呈現像雲、鳥、花的圖案，就算呈現的圖案有什麼都不像，少女們仍會笑靨如花。

她們將一枚針給她，她拿著針，看一看水盆中的薄膜，有如一層可以看到前世的鏡子，她有點緊張。她手指頭一緊，丟了針入水中，呈現的圖案都沒有意思的，只是像流雲般不斷的轉，然後像有一條線將水分隔開兩邊，但兩邊的水不斷旋轉。少女們看到都在驚呼，她百思不解。婆婆這時著六名少女拿著一套用七種顏色織成的衣服，先脫下她的衣服，再替她穿上七彩的衣裳。她沒有反抗，只是坐著任由她們替自己化妝、梳頭。她們然後蒙著她雙眼，給她一枚針，一根線和一塊布。她拿過後，在半滿的月光下，穿針引線，少女在她身旁，沉默的看著她在白淨的布上，用七彩的線繡了一道彎彎的橋。

天上起了變化，布上的橋飛脫出來，直竄上黑夜中。星星像流星般劃下夜空，她除去眼上的紗布，眼前沒有少女，婆婆也不見了。是一片星河，一顆顆發光的星體浮懸在夜空中。她不知何時已飄在半空中，沒有踏在實實的土地上。星星是連綿無盡的，她很焦急，她隱約感到自己再也回不到他的身邊。她向前踏了一步，想越過跟前的星海，可是，無論她走了多久，亦彷彿在原地踏步。

她哭了。她又回到從前的地方，她又要等待與他相遇的日子，那又是下一輩子的事。

(十二)

他坐在店舖中，看完她每一件作品，一擦眼，竟然滿是眼淚。他的腦中，閃過她的樣子，一個平凡，但希望留在自己身邊的樣子。他在廚窗的反影中，看到自己身穿了粗衣麻布。他看到自己的手變得粗糙，好像一個用勞力過活的男子的手。

他回頭看，店舖已變成了一所簡陋的小屋，有一張四方的木桌，桌上放了一碟白菜、一碟豆腐和一碗冒出白煙的湯。他站起來，手上多了一個耙，身體變得很疲累和發出陣陣酸味。她穿了一身素白的粗衣，端著兩碗白飯從房中出來。她溫婉地向他笑了一下，他不其然的坐下，肚子的飢餓令他虎咽兩碗白飯。她一直沒有作聲，只是很溫柔的看著他，替他脫去身上的衣裳和草鞋，用暖水替他的足踝和肩膊按摩。他感到很舒服，他想跟她說話，想跟她說自己的心情，但卻不知不覺睡去了。

他朦朧間，聽到她在房外打掃，他想叫她早點睡的時候，看到她正坐在椅子上穿針，樣子很祥和，令他不忍打擾她。他只好站著默默的看著她。看著看著，又睡了。

他醒來的時候，已置身在一片黑漆的夜空中，他看到眼前有一片星河。星星分佈的位置很特別，不像他一向熟悉的星宿分佈位置。他感到一種莫名的孤寂，他向前踏了數步，但仍在原地。忽然，他聽到她的哭聲。一種能撕開他心窩的哭聲。他不理會是否原地踏步，只管向哭的位置跑過去。他在黑暗中不斷地跑，汗不斷地流，滴在自己的腳踝上，他的足有點發麻，血管膨脹令熱氣冒得他頭昏腦脹。他不住喘氣，哭聲停住了。一隻玉纖的巧手在替他拭汗。她看著他，滿面淚痕令她的臉像發著光一般。他緊緊的擁著她，怕她會離他而去。她的淚流過她微微向上翹的嘴角，他又將手把她抱得更緊。

鳥兒在破曉的時份吱吱喳喳，陽光從櫥窗透了進來，刺眼的光線，令萬物都起來，他的眼睜開了，他的手中仍拿著刺繡。

風吹過的草，仍在不斷擺動。紫色的花已盛放，除了躲在綠色之中，早變成了果實，吹遍了大地。高原上的大樹不知經歷了多少年，站在樹下，根本看不到頂端；然而望向山上的一片草林，卻又根本發現不了樹的位置。樹上的鵲鳥，早已吹散了，只剩下一串串的魚絲，在不住擺動、擺動。